

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作家

亦舒

— 作品 —

29

有些人性格具毁灭性，破坏破坏破坏，最后连自己都毁灭天才作数。



阿修罗



亦舒
—作品—
29

阿修罗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修罗 / (加) 亦舒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404-8531-3

I. ①阿…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6740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如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上架建议: 畅销·小说

AXIULUO

阿修罗

作者: [加] 亦舒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毛闽峰 赵萌 李娜
特约监制: 刘舜 郑中莉
策划编辑: 李颖 张丛丛 杨玮 雷清清
文案编辑: 马玉瑾
营销编辑: 贾婷婷 雷清清 刘珣
封面设计: 张丽娜
版式设计: 李洁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75mm × 1120mm 1/32
字 数: 14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531-3
定 价: 42.8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阿修罗

目录

壹	_1
贰	_51
叁	_109
肆	_161
伍	_205

阿修罗

壹·

她好像想毁灭一切

她自己，这个家

与家里每一个人。

人总会往回想。

思潮一直飞回去，飞回去，回到老远老早的悲欢离合，甚至回到年轻时一个美丽的五月早晨。

回忆通常苦乐参半，对一般人来说，最远的追思不过是回到童年，六七岁模样，不甚懂事，却拥有无限宠爱，时常为很小的事情，像一颗水果糖或一支铅笔，磨在祖母或姑妈舅舅之类的身边大半天，最后，总能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这是童年的精华：不劳而获。

吴珉珉的记忆与众不同。

她的记忆始于三岁，甚或更早。

她记得坐在婴儿车里，由保姆推到公园去，那是北国

的冬季，天空灰蓝色，树枝枯干，她示意想走，保姆总是哄她：“乖乖坐着，别动。”

即使还是幼婴，珉珉心里却很清楚，她与保姆每天离家出来公园小憩，是父亲的意思。

因为每天这个时候，母亲醒来，一定要摔东西、骂人。

珉珉记得一切。

她记得泪流满面的母亲一会儿把她抱到身边，絮絮地诉苦；一会儿又用力推开她，使她摔跤。她若坐着，母亲会叫她站；她若站在母亲身前，母亲又嫌她挡着视线赶走她。

珉珉总是呆呆的，不知怎么样才能叫大人开心，她希望看到母亲脸上的笑容，偶尔称赞她一句半句，但是从来没有。

其余的时间，她坐在房间里，与保姆做伴。

房间中央有一张小书桌与相配的椅子，珉珉常常坐着用铅笔学写阿拉伯数字。

起火那一天，保姆不在她身边。

珉珉看到墙壁上火红色影子乱蹿，背脊有炙烫感觉，

她转过头来，向房门口看去。

保姆这个时候冲进来，用一条湿毯子蒙住她的头，把她抱出去。

她记得曾经把这宗惨事告诉好同学莫意长，意长想了想说：“你并没有记忆，事后大人把事情经过同你说了，你才把想象同事实联结在一起，编成回忆。”

不，事后完全没有人再同她提及这宗可怕的意外，他们都希望年幼的她不留回忆。

但是不可能，她清楚地知道母亲葬身这场火灾。

消防员与警察同时赶到，立刻展开救援工作，看热闹的邻居大叫：“有个孩子在里边，有个孩子在里边！”

保姆已经惊呆，待众人提醒，才想起手中抱着的毯子里有一个孩子，解开来，露出珉珉的面孔，大家松一口气。

珉珉没有哭泣，她看向火场，木质平房已经烧得通了天，灰蓝色天空有一角被映得血红。

太迟了，母亲在里边。

珉珉用双臂扣紧保姆的脖子。

她听得保姆对警察说：“是太太放的火。”

警察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太太的精神一直非常困惑，”保姆激动地答，“她好像想毁灭一切，她自己，这个家，与家里每一个人。”

听到这里，意长紧紧皱着眉头：“不可能，保姆怎么会这样形容你的母亲，她只负责带孩子，还有，三岁的小童，不会明白毁灭的意思，一切都自你的想象而来，你不应自寻烦恼，失火是一次意外。”

为了证明她所说不误，意长找来三岁的小侄儿，把一只乒乓球交他手中，对他说：“毁灭它。”

小孩把球往嘴里塞去，意长大叫一声，怕他吞下窒息，连忙把球抢回来，那孩子惊天动地般哭起来。

意长问：“看到吗，三岁孩儿能做的不过是这些。”

珉珉不再意图说服意长。

深夜，她坐在漆黑的宿舍房间里，独自沉湎在回忆中，只有她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有她清楚地记得发生过什么。

当她父亲自大学里赶回来，火已救熄，火场只余一堆瓦砾。

珉珉被安放在朋友家中，数日后，她参加了母亲的葬

礼，手中执着一束花，预备献给母亲。

她转过身，抬起头轻轻对保姆说：“她从来没有笑过。”

保姆甚为震惊：“什么，你说什么？”三岁孩童怎可有此慨叹？

她父亲伸手过来：“我来抱你。”他以为她想看得清楚点。

保姆退后一步，像是害怕的样子，随后就辞职。

吴家父女继续在朋友家寄住。

苏伯伯是父亲的同事，苏太太没有孩子，看到珉珉，蹲下来笑问：“这位小公主叫什么名字？”

珉珉立刻就喜欢她，加快脚步走到她身边，让她抱住自己。

苏伯母身上有股清香扑鼻的气味，珉珉觉得安全极了。

他们寄居在苏家颇长一段日子。

在这三五个月期间，珉珉记得她一直可以享用新鲜食物与干净衣服。

苏伯母也把她当亲生孩子似的。

珉珉记得她的样子：身材瘦削高挑，鼻子上有几颗雀斑，在家也打扮得整整齐齐。

她替珉珉置了一大堆玩具，有一个金发洋娃娃，穿大红色纱裙，最为珉珉喜爱。苏伯母跟珉珉说：“她叫桃乐妃。”另外有只玩具狗，“它是吐吐。”什么都有名字，苏伯母也像个孩子。

她同珉珉的父亲说：“吴豫生，本来我已决定不要生育，直至见到你女儿。”又同丈夫说：“苏立山，我也要一个那般可爱的孩子。”接着咯咯地笑起来。

珉珉听到她父亲说：“过了年我们也该回家了。”

苏氏夫妇甚为意外：“回香港？”

珉珉看见她父亲点点头。

“哎呀，”伯母说，“我不舍得珉珉。”

“她阿姨愿意照顾她，我考虑很久，觉得可以接受这个建议。”

苏伯母现出寂寞与无奈的神色来，珉珉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苏伯母感动地问珉珉：“你也不舍得我？”她一直把珉珉当小动物，不知道孩童也有思想理解能力。

过一会儿，苏伯母又说：“也好，香港天气暖和点，你也可以趁机离开这块伤心地，还有，多伦多这样的地方，

也实在不能够把它当一个家。”

苏立山在这个时候嚷：“女人，一天到晚，就是抱怨抱怨抱怨。”

珉珉没有看见她父亲笑。

后来她才知道，一个人如果伤透了心，就很难笑得出来。

他们就要走了，珉珉十分留恋苏家的面包白脱^[1]布丁，她希望香港阿姨也有这样的好厨艺。

就在他们要乘飞机离去的前一个星期六下午，苏立山要去看球赛，他妻子说：“把珉珉也带去吸吸新鲜空气。”

“球赛三小时那么长呢。”

“一个钟头可以回来了。”

苏立山无奈，“专制呵，”他同老同事说，“我是标准的老婆奴。”

他抱起珉珉，先把她父亲，送到大学去做最后收拾，然后开动车子，把珉珉载往球场。

车子在半途停站。

[1] 白脱：黄油，Butter，是用牛奶加工出来的一种固态油脂，是把新鲜牛奶加以搅拌之后上层的浓稠状物体滤去部分水分之后的产物。

珉珉刚警惕地抬起头来，已经看见一个年轻女子笑着过来拉开车门，她是谁？

少女看到珉珉也问：“噫，这是哪一位？”

苏立山说：“敏玲，把小孩抱着坐。”

少女把珉珉抱在膝上，“你叫什么名字？立山，我不知你有女儿。”她笑。

虽然苏立山忙着把车子掉头，百忙中，少女探过身子去吻他的脸颊。

苏立山说：“给人看到了不好。”

少女不悦：“迟早会叫人知道，明夏毕业后我一定要你做出抉择。”

苏立山说：“再给我一点时间。”他伸出一只手去握住她的手。

少女转嗔为喜，在珉珉耳畔轻轻说：“听见没有，他选我呢，他不要你。”

珉珉记得她抬起头来，看着对方。

少女变色：“立山，你看这孩子的眼神，像是要射透我的心呢，她听得懂我们讲话吗？”

“除非珉珉是天才，”苏立山说，“珉珉对不对？”

然而少女已经受了震荡，一路上她没有再说什么。

球赛中苏立山买了爆谷给大家吃，这个叫敏玲的少女一直注意珉珉的举止。

她问珉珉：“你看得懂这场球赛是不是？”

珉珉还没有回答，苏立山已经说：“胡敏玲你怎么了？”

“立山，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你看她神情多怪异。”

“我不准你那么说，好了好了，我们走吧。”

“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

“英国历史系吴豫生教授的女儿。”

“吴教授？吴太太她——”敏玲脸上变色。

“别再提了，来，走吧。”苏立山抱起珉珉。

“立山，大家都知道吴太太是怎么一回事？”

“敏玲，过去的事不必再提。”苏立山再三阻止女友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

风来了，苏立山解下围巾，轻轻蒙住珉珉的头挡风，抱着她急急向停车场走去。

珉珉的视线受阻，耳边像是听到有人吆喝：“二楼左边

第一间房间里有人！”

她母亲困在里边。

珉珉鼻端嗅到一阵木焦味，她双臂紧紧抱住苏伯伯的脖子，终于围巾被轻轻掀开，珉珉发觉她已坐在车子里，停车场另一头有人在大铁桶里生火取暖，焦味，就从那里传来。

她听得懂每一句话，记得每一个细节。

胡敏玲怪不自在地说：“立山，你已为这个孩子着迷。”

苏立山笑答：“被你看出来，我一直不晓得婴儿原来是这么可爱的小动物。”

胡敏玲说：“你的妻子不能给你生育孩子？”

苏立山不出声。

胡敏玲说下去：“我可以。”

苏立山说：“得了，敏玲，今天你太过分。”

“她已经遍访名医，她已经打算放弃，对不对？”

苏立山把车停下来。“即使我离开她，亦断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

他让她下车，载着珉珉回家。

苏太太出来迎接他们。

她问珉珉：“球赛好看吗？”

珉珉点点头。

苏太太微笑说：“你长大之后，一定是个不爱说话的女子。”

苏立山在一边听到了转过头笑道：“追死人。”

第二天早上，男人都出去了，只剩苏太太与珉珉。

电话铃响，苏太太过去听，她与对方说：“苏博士在实验室。”

她回座继续剥橘子给珉珉吃。

珉珉忽然说：“胡敏玲。”

苏伯母一怔：“你怎么知道是她？胡小姐是你苏伯伯的得意弟子。”

珉珉看着苏伯母，蓦然清晰地说出来：“迟早会叫人知道，明夏毕业后我一定要你做出抉择。”

苏太太一听，脸色猛变，她站起来，撞翻了茶几。

珉珉犹如一只学语的鹦鹉，她记忆好，把大人所说的话一字不差地重复出来，声音稚嫩，一如胡敏玲扮爱撒

娇时做作的腔调。

苏太太浑身汗毛竖起来，这情况太诡异，她惊怖莫名：“珉珉，你从哪里听来？”

珉珉继续学下去：“听见没有，他选我呢，他不要你。”

苏太太完全明白了。

她双手簌簌地抖，轻轻地，大惑不解地自言自语：“他们一直瞒着我，她常常来这里找苏立山，就在我家里，当着我的面侮辱我，难怪她嘴角常带轻蔑笑意，原以为她看不起家庭妇女，现在我明白了。”

珉珉静静看着她。

“告诉我，珉珉，这是几时的事，昨天？”

珉珉点点头。

“胡敏玲与你们一起去看美式足球比赛？”

珉珉点点头。

“呵，都通了天了，就把我一个人瞒在闷葫芦中。”

珉珉还不罢休，她学下去：“你的妻子不能给你生育孩子，我可以。”

苏太太如坠冰窖，两颊肌肉不由自主地抖动，过了一